

第三十五课 仪轨年代考辨与苏曼巴

〔财旺诺布 22-23 岁（1719-1720 庚子金鼠年） | 地点：芒康〕

上一堂课讲到，祖师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一、二十二岁时正式开始对外传法；也在这时，降服了很多地神、天龙八部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现了许多证量与神通；很多被降服的天龙八部，也在众人肉眼可见的情况下，显现各种吉祥征兆来供养祖师。我们这里有个问题：上次看密慧佛母的仪轨，讲到仁真传承三根本里空行部的秘密法门——密慧佛母法，其中有一部大仪轨，叫「密慧佛母酬忏大仪轨」。

这部大仪轨与传记之间，出现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：仪轨里写的是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五岁时所写，而在祖师的传记《信心之海》里，提到的是二十二岁时——经由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大弟子贝玛旺嘉向仁珍财旺诺布祈请之后，祂写出了这部仪轨。这个时间上的问题，这次我请示了上师。上师解释说：仁珍财旺诺布写的一些著作，不一定每部都是在同一天、或几天内写完的。

有时因为有很多事务、或一些因缘，祂有些解释、有些仪轨是分段、分批次写下的：某一年起头去写，却过了好几年才慢慢完善、写完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问题。像我们大家常修的这个立姿度母仪轨，祂完整的大仪轨、乃至简轨，以及比较完善的整个修持次第，是分了很多年写成的：三十几岁写一部分，四十几岁又写一部分，快五十岁又写一部分，并不是一次就全部写出来的。

同样，这部密慧佛母酬忏仪轨，在《信心之海》里确实是二十二岁时、由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大弟子贝玛旺嘉祈请后，仁珍财旺诺布开始写；而最后写完的时间，刚好是二十五岁，所以我们会看到：密慧佛母仪轨最后的结尾写着「我在二十五岁时将祂写完」——就是这样一个问题。本来，仁珍财旺诺布有很多作品；如今研究祂各方面的文献，最大的麻烦是文献很多地方不够充足。虽然宝上师花了大半辈子，已搜集到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仁珍财旺诺布著作，但祂搜集到的有很多已经残缺了。

另一方面，还有版本问题：不同版本之间，内容或记述会有差别。上师说祂没拿到所有版本，所以有些没办法很好地对照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但就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来看，大部分已经整理起来了。

当然，过去一些与仁珍传承结缘的成就者的后代，或祂们的功德主后代、弟子后代，也有收藏、集结仁珍财旺诺布相关的法集；大家所藏的还是有一些差别。有些人愿意提供出来，有些后代则把祂当成传家之宝、或非常神圣的圣物来供奉——不管出于哪种原因，都非常珍惜，舍不得拿出来。所以上师说，有些部分祂到现在还没完全拿到。

因为以仁珍财旺诺布著作的版本而言，应该至少有五到六种不同版本。除了我们所知的、仁珍财旺诺布著作集结起来（过去分为五本、其中不含属不共口诀的秘密部分）以外，其他大部分内容大同小异。比如吉隆地区有一位扎·宁江罗巴大师（宁江罗巴属卓氏），祂自己也收藏了这部分——这是过去吉隆地区一位比丘的藏书，共有完整的五册。

这五册里的内容，可能与我们现在所集内容有一点差异；但目前这部分没拿到原版，所以不清楚里面是否有更多内容，只知道有这样一册藏书，目前在祂们手上。另外，还有一位叫罗尔·曲基嘉措的上师，自己也有收藏，不是很完整，是阿里地区那边的一个版本，但这个版本目前也还不很完善。据说，我们的施主别尔仁波切说，祂以前在西康地区、日喀则那边，亲眼见过另一套版本，是十册的；不过当时别尔仁波切因为各种原因、以及当时资源与条件不够，后来没能把这一套十本复制下来，虽然后来还了回去，现在也不知道这十本在哪里，颇为可惜。

当然，还有像纳弄·巴沃仁波切祂们所集结的版本，后来也因动乱之故，里面很多内容散失了。总之，才旺诺布很多我们能找到的内容，我们已尽量去找，但还有很多问题，需要后代人慢慢研究。好，我们说回来：上次讲到仁珍财旺诺布想去拜见柔必多杰大师。

上次应该是讲到这里。但当时因为恶友——祂年轻时常常抱怨周围的恶友阻挡了祂的修行进程。这就是我们常讲的：修行人也好、身为人也好，一辈子会有一些目

标、追求；但「向往」是一回事，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真正投入在那个目标上，是另一回事，这是有差别的。

祂很年轻、很小时，对佛法、对修行的追求就非常强烈，强烈到几乎不理睬世俗之事。祂翻阅过去祖师大德的传记与资料，看到过去祖师大德们为求法、为修行，完全不顾世俗一切、不顾众人眼光，不断努力，心生向往，也想效仿这样的修行求法之路。所以在这当中，祂周围虽然也有很多出家人、一些修法的佛教徒，却没有像祂那样强烈的修行求法欲望。

大家生活中还是忍不住追求世俗的安逸，于是祂的行为、意志与想法，就显得跟周围人格格不入，也因此产生很多矛盾。若要祂随顺世俗众人——祖师大德真这么做的话，也没法为后世树立一个好的典范。因为实际上，仁珍财旺诺布以这种方式来修行、来追求，从佛法任何角度看，才是正确的；不正确的是我们自己。

我们大部分人，自己有不正确的想法，却硬要把正确的人拉到不正确的路上，才觉得「这样才正常」。这就是现在大部分想修行的人会遇到的困境：别人没法跟我有同样的想法——我想为佛法牺牲自己的生命与一切，旁边人却认为你走火入魔、宗教迷信偏激了。这种价值观的冲突，很难调和。

只能说：要么就不顾一切、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自己下定决心照常向目标拼搏；要么就是两方面都去协调平衡。但协调平衡的缺点在于：会浪费太多时间在世俗当中——去平衡时，至少一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，可你又得到什么好结果吗？也没有，只不过让旁边人稍微不那么纠结烦恼罢了，好处不大，却又不得不做，很为难。

仁珍财旺诺布年轻时的传记里，祂常为这样的事困扰。祂的家人其实还好——传记里，祂自己的家人对祂的修行各方面很支持、很拥护，从来没有反对；反而是祂的师兄弟、祂所驻寺庙里的执事人员，以及祂上一世（贝玛诺布）的那些亲眷，对祂的障碍比较大。通常祂想做一些对解脱道、对求法有帮助的事时，都会受到很多障碍与阻拦。

当然，宝上师也说：不管是仁珍财旺诺布，还是过去（黑行者本身），祂都认为这是过去黑行者因轻慢上师而得到的恶业果报。一念这样的想法，以后生生世世就都

带着这种罪业。主要是：一个修行人、成就者，修持证量越高、境界越高时，越微细的恶行恶业，所感的罪业也就越大。

（那份）舍弃（我执）之心……乃至达到登地菩萨果位以后，对众生的慈悲、对境界的维持，都必须更加精细、专注、圆满；假如有一丝毫错乱或迷失，就会产生极大的罪业。常常破戒犯戒，这在（凡夫）是很正常的——虽然破戒罪业也重，但还算比较容易忏悔清净，不会像黑行者那样，一念之错就生生世世受那么多障碍，那是（凡夫）不会有的。但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在修行路上，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来应对修行，很多时候修行是无法提升的。

修行境界的提升，不是看你梦到多少梦兆、看到多少境相。传记里每一位高僧大德所提到的这些，是为了让众生对佛法生起信心；并不是说我们修行时就一定要不断去看到「我才是有修行、有进步」的那种（境相）。最最重要的，是看自己的观念有没有改变。

观念若没有任何改变，不管你看到多少佛菩萨、产生多少神通与能力，都毫无用处。为什么修行人每天要做早晚课？因为在没有达到登地菩萨、没有证量稳固的阶段以前，我们的目标、正确的思考，常常都会被遗忘——每天都在遗忘，只有被刻意提起时，才偶然想起一点点，一丝一毫。

所以每天做早晚课、做功课，就是逼自己提起正念、逼自己暂时认同佛菩萨所给予的观念。但若你能真正把佛法所讲的道理观念信受、认同，那你的修行中，就算没有表面的修为——没拿念珠、没拿法器——你也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、很多修行上的一个误区，尤其藏传佛教的佛教徒，更容易追求这种外相境界。

外相境界当然是好的，是一种鼓励、一种征兆；但一定要以扭转自己内心的观念为重点。每天起床、每天在有自我意识时，就要不断在心里提醒自己：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解脱道。

我追求什么？我追求成佛。如何是解脱道、如何是成佛、佛的境界是什么、佛的概念是什么、佛法所讲的观念是什么——这是每天都要不断反复去提醒的。

只有转化自己错误的概念与观念，这才是修行的核心与根本。否则，不管听了再多开示、花再多时间在表面修持上，也没有多大用处。当然，你要说完全没用吗？

也不是，还是有一些功德福报的累积；但那并不是核心要义。所以，仁真强罗布年轻时，虽然有这样一种对法、对解脱道追求的信念，可旁边的人却没法给予支持帮助，反而给祂更多障碍。暂时没办法(改变别人)时，也不要用自己的世俗观念去影响其他修行人，这也很重要。

我们看祖师年轻时，多少次因此错失了求法、错失了开启伏藏、更错失了很多人提升境界的机缘。仁珍财旺诺布一生中，可以说障碍非常非常多：不管修行、求法时，还是后来利益众生时，都障碍重重，看着让人很难过。祂不像很多其他大成就者那样，前一段稍微辛苦，后面就越来越顺遂、有很多人帮忙；仁珍财旺诺布一生几乎都是单打独斗，一个人完成各种佛行事业，非常不可思议。

一方面，仁珍财旺诺布自己什么都通达、没有不懂的。所以宝上师开示时曾讲：藏传佛教里有句俗话——上师越博学、越能干，弟子就越无能；上师表现得越无能，弟子反而越能干。就像密勒日巴大师，成就虽极高，但在其他学术学科、佛行事业方面就没做得那么全，可祂却有像冈波巴、热琼巴这样青出于蓝、佛行事业极广大、什么都精通的弟子——祂自己样样厉害，弟子却没有一个能像祂；而仁珍财旺诺布正相反：祂后面一些弟子也很优秀，却没有一个能完全继承祂的佛行事业，这也比较可惜。

好，总之，有这样的情况。仁珍财旺诺布为此也发了很多牢骚：祂当初没能见到柔必多杰大师之后，虽然没有去找那位障碍祂的恶友、也没跟师兄弟起纠纷，可后来写了很多抱怨的话，说：如果不能为求法、为修行而奋不顾身，那这人生就完全是浪费的，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应该坚持正确的立场；就算得罪了师兄弟、得罪了俗人，也应毫无畏惧，把今生一切名利名声都抛到度外——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不用管，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好。

会障碍我修解脱道的恶友，就应远离；也希望所有诸佛弟子都能以此为戒：不要去接触这样的恶友，也不要自己变成这样的恶友。所以，我们当然不谈一般俗世的人；我们自己身为佛教徒，就算自己没修好、做得不好，也绝对不要去影响旁边的师兄弟。任何师兄弟，只要心向佛法、愿意修行、为上师的佛行事业而努力，我们除了随喜赞叹，就算不帮忙，至少也不要有任何障碍他的行为与想法——否则也会被人障碍，这都是一报还一报的。

好，后面讲到《信心之海》里提到：因为要见柔必多杰大师而耽误了，结果柔必多杰大师就圆寂了，没能真正亲见；但在柔必多杰大师圆寂后的几天，仁珍财旺诺布在梦境中一样见到了柔必多杰，得到他的加持。大概是公元一七二〇年、尊者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三岁时，他到了一个叫芒康(藏文 Mabkam)的地方。我上次好像讲错了，把 Mabkam 讲成了 Malkam——Malkam 是错的，藏文叫 Mabkam，在四川那边；但——Mabkam 不是 Malkam。

Mabkam 应该叫芒康、芒康县。芒康县以现在来看，属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，靠着四川省的巴塘县，下半部靠着云南省的德钦县，周围则邻着察雅县与觉贡县。Mabkam 在古藏文里的意思是「贤善」——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：Mab 是「贤善」，kam 指一个地域、地方。

芒康那边有名的，是芒康井盐的盐田，还有曲孜卡温泉也很有名。芒康县也叫江卡；江卡有一座天主教堂——过去有一位法国传教士，他到西藏时设立了这座教堂，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。有一位叫阿德里安·洛奈的神父，写过一本西藏传福音历史的书，里面就提到：大概是十七、十八世纪时，他们去西藏传福音的历史里，有很多有趣的事。

有趣的是，他提到：他觉得那些藏人都非常和善，不会因为他是外道就对他有敌意，反而人人都帮他——他盖教堂、盖建筑时，大家都无偿免费来帮忙。他心想：这么善良，一定非常容易教化。结果后来教堂盖好了，要跟大家传福音时，却没人去。

大家说:我们对你是来者是客、来帮忙你;但传法这事,你自己看着办——就没人过去。这是个很有趣的事。总之,尊者到了芒康。

当时芒康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成就者,是一个传承的大师——苏曼巴大师。苏曼巴大师被认为是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之一的转世,有说是夏哇里巴的转世,也有人认为是帝洛巴大师的转世,说法不一;总之,他在过去是位极有名的大成就者。苏曼噶举算是发展得比较晚的——大概在第十四世纪、也就是第五世大宝法王的时代开始兴起。

当时的创始人苏曼巴大师,是第五世大宝法王的一位大弟子。他去见第五世大宝法王,得到加持;据说他第一次见第五世大宝法王时,在净相中见到大宝法王是骑在雪狮上的一尊文殊菩萨,而大宝法王见到他时,则见他帝洛巴大师的转世,于是给了他许多授记预言,并把那洛巴六法、帝洛巴大师的大手印传承全部毫无保留地传给他。后来,这位苏曼巴大师长年在深山闭关,后来得到很高的证量,也得到第五世大宝法王的赞许,称他是当时弟子中证量最高的心子。

后来,大宝法王便派这位苏曼巴大师去一个地方,对他说:你去那里,依预言中的一些特征去找相应的地方,在那里传法,会有很大的佛行事业可开展。苏曼巴大师牢记第五世大宝法王的嘱咐,按照指示,找到了那样一个地方。为求好缘起,他到当地时,一边唱着文殊菩萨的礼赞文,一边到处托钵化缘。

据说,当他唱到「祈愿佛法的船帆高举飞扬」这一段时,刚好有一位藏族妇女从屋里出来,给了他供养的食物。他便认定这地方就是大宝法王预言之地,觉得是很好的吉兆,于是在当地建立了闭关中心。他在那里开始建设、修了很多法门,做了很多天龙八部的供养仪式。

后来,关于寺名「Zul Mang」(苏曼)——「Zul Mang」意为「有很多边角」:Zu是边角,Mang是很多。缘由是:有一次,他们准备设立苏曼寺时,有一天他忽然问弟子:「我们修法用的食子(朵玛)你们丢在哪儿?」弟子说:「我们都丢在一个有很多边边角角的地方,一个Zu Mang的地方。」

」祂觉得这是很好的吉兆，所以后来祂们所建寺庙的传承，就叫「Zul Mang」（苏曼）。然后，仁珍财旺诺布当时遇见的是第几世？——第六世，第六世的苏曼巴大师。

当时，这位第六世苏曼巴大师的名号叫仁钦娘波。当然祂名号很多；在仁珍财旺诺布的传记里，这时祂另一个法号叫「噶玛仁珍松饶嘉措」（即「事业持明·振教海」）。这一世、第六世苏曼巴大师，是历代苏曼巴大师里最有名、名望最高、佛事业最广大的一位。

当时……等一下，这里跳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继续。好，我们回来。

刚才讲到苏曼巴大师——苏曼(噶)旺、即仁钦娘波。祂(仁真强巴)见到的是第六世苏曼巴大师，也就是仁钦娘波大师，祂是苏曼噶举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，本身是一位伏藏大师。据说，祂还在母胎里时，周围的人就己能听到祂在母胎中不断念诵咒语的声音。

出生没多久——据说不到三个月——祂就己能身手非常敏捷地爬到屋顶上去。因为这行为太怪异，把家里的亲戚都吓到了。后来，据说因为怕孩子有危险而去阻止祂，竟破坏了一个吉祥的缘起征兆：祂往屋顶上爬，代表祂将登大法座、登法坛的缘起；但因亲戚怕祂受伤而阻止，破坏了这缘起，导致后来祂转世灵童的认证仪式等事一再拖延，一直拖到祂十二岁那年才坐床。

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也蛮有趣。转世活佛本来就是：小时候的一些举动或行为，大家都认为对未来佛行事业有一些密意。就像过去萨迦派有位转世灵童(记不清是萨迦三祖还是哪一位，我一时忘了)——上一代法王抱着这转世灵童小孩到法座上时，小孩很小，看到现场很多人就害怕、哇哇大哭，还尿了出来，把抱着祂的法王弄得满身、满裙子都是尿；可那位法王却说：这是非常吉祥的缘起，代表祂能继承我的法王位——有这样的故事。

总之，很多转世活佛小时候的一些举动行为，大家都认为能对应未来的佛行事业。所以，很多转世活佛——反正我自己见过的很多小孩转世活佛，大部分都挺调

皮的。可很多人以为转世活佛生来就非常安静，或非常有智慧、聪明过人；但我自己看到的很多转世活佛，都比一般小孩更调皮。

不过当时宝上师也说：很多时候，小孩越调皮，代表祂越健康、脑力思维越活跃，所以这其实是好事；主要是照顾的人会很辛苦、没耐心，才会觉得小孩调皮不好。其实小孩越调皮，身心发展反而好很多。总之，后来这位第六世苏曼巴大师，在被认证的过程中起了一些纠纷：传言祂的外甥才是苏曼巴大师的转世。

但由于这位仁钦娘波大师从小就显现出极多特殊境界与能力、显现极多神通，所以后来祂还是得到了苏曼巴大师转世的称号。据说祂很小时，就能用神通把铁做的钥匙折叠、捏成又短又小；也能把衣服脱下来挂在一道阳光上晾晒；还能召唤护法神帮祂打杂、做家务；有很多这类奇特神通。祂从小就通达胜乐金刚的金刚舞，也常常讲出很多前世的记忆。

祂很小时就对修法极为热忱：光是四臂观音与无量寿佛这两个法门的荟供，据说祂一生就各修了一千多万次；又制作了整套泥金(与银)写成的甘露(甘珠尔)大藏经。现在看大藏经好像没什么，但在过去，大藏经是非常罕见的圣物，只有极有钱的大寺庙、或集结众多人财物力，才有办法弄出一套；一般小寺庙不可能有，都得跟大寺庙借。所以以前常有寺庙借经的借据、借物的礼仪等。

后来祂长大后，把苏曼噶举寺扩建，又盖了一所当时非常有名的佛学院、十三个闭关中心，还盖了尼众法师的寺院。据说兴盛时，祂自己住持的僧团至少有两千多位比丘。当然，前半生祂的佛行事业很广大；但后半生，遇到了——其实我们以后会讲到的——政治上的问题：当时因蒙古固始汗之故，一些教派与政治上相互斗争，结果波及苏曼噶举。

支持固始汗的军队，去破坏了苏曼噶举寺，还把第六世苏曼巴大师抓了起来、囚禁起来，每天不断凌虐祂、施以酷刑。但在这期间，苏曼大师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或仇恨等负面情绪，反而以极慈悲、厚爱的眼神凝望那些施虐者。而且因祂神通广大，不管用什么手铐脚铐铐着祂，祂都能自行让这些铐子脱开；可祂能脱开却不逃走，只默默等人再给祂铐上。

后来，因祂显现出许多超越凡人的能力与态度，那些人渐渐对祂生起极大信心，反而向祂忏悔请罪。到后来，固始汗也听闻了苏曼大师这些奇特事迹，便向祂赔罪、把祂带出来，特别表彰祂的佛行事业与功德，并赐封「百户长」——百户长以现在看，大概相当于里长或镇长——又赐给祂宝印与绸缎华服以表敬意。后来，这位苏曼噶举大师大约六十五岁时圆寂；圆寂时也出现各种奇异征兆，比如头盖骨上自然长出许多种子字等。

不过现在到处都有「头盖骨长种子字」的东西，可实际上，如今我们在小红书等地方看到的那些大部分是假的。真正头盖骨长种子字的，和人工弄出来的可以辨别：真的那种，种子字整个是从骨头里凸出来的；而人为故意弄出来的，那种种子字周围的骨头是往内陷的——为什么往内陷？因为是用雕刻或工具刻出来、再磨光抛光，做成像自然长出的样子。

但周围往下凹这部分是没法掩盖的，观察一下就知道了。所以不要去买那种上面长种子字的骨头，现在百分之九十都是假的。讲偏了。

后来，在苏曼巴大师座下得到各式教法之后，仁钦祥洛布又去会见了当时噶举派有名的大成就者——第八世大司徒·却吉炯内大师（即邱契琼尼）。第八世大司徒，也算是历代大司徒仁波切里功德事业最广大的一位。当时，却吉炯内大师的年纪其实比仁钦祥洛布还小一点——祂是一七〇〇年出生的，小仁钦祥洛布两岁。

当时龙萨宁波大师在世，给祂取名，叫翁布松。后来，却吉炯内大师两岁时，去见了第十一世噶玛巴耶谢多杰；耶谢多杰噶玛巴给了祂很多圣物，并把上一世大司徒（第七世大司徒仁波切）的转世预言书交给祂，间接认定祂就是第七世大司徒的转世。后来，祂从七岁起依止第八世（应指噶玛巴/司徒系统）的仁波切，开始跟着噶举派诸位大师学习。

九岁时，因为亲戚嫉妒祂们的生活与名望，便在却吉炯内的食物里下了毒，导致却吉炯内大师身患重症；后来虽稍好转，却仍只能卧床。于是祂把寺庙里所有文献、所有书都反复读了两遍——不管是佛法之书，还是声明学、修辞学、医学、心

算学等，几乎把菩萨五大明、十小明的书全看完了。所以说，人在无聊时，学习是最好的——无聊时看什么书都津津有味。

当然，却吉炯内大师智慧极高，能在卧病时看这些书就轻易精通。实际上这些书，我们现在若没有老师教授，自己看是学不起来的；所以间接可知，却吉炯内大师有前世的智慧——上一世他本就懂这些，这一世看一遍就全会了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光是里面的心算学就真的极难，跟算术数学一样，里面有很多奇特公式，没有老师教，完全看不懂，就是一堆算术数字而已。

后来，却吉炯内大师又学了很多艺术方面的东西：绘画、雕刻等，几乎所有学识，据说都只看一遍、学一下就马上精通。所以当时它「遍知五明」的名声就非常广大了。长大后，它开始传法，在很多地方作了很多贡献：比如召集抄写丹珠尔，又撰写了很多声明学著作；他二十三岁时，去拉达克为拉达克国王做灌顶加持，回来后亲自绘制唐卡献给德格土司等。

这里提到的拉达克国王——后面会讲到，拉达克后面也和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关系。二十八岁时，得到德格土司允许后，他建了八邦寺。八邦寺就是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所建。

对噶举派、或对藏传佛教有一定了解的人，一定都听过八邦寺，他被称为「艺术之乡」；寺里有极多艺术品——唐卡、塑像等，全是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时期所建、所作。像里面朱砂版的甘珠尔，以及前面讲的德格版丹珠尔等，还有菩萨五明、十小明的木刻版，都是在大司徒仁波切的年代做出来的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德格印经院——大家都知道，里面有全世界最多的木刻印版，据说将近五、六十万块，全都是第八世大司徒仁波切时期做出来的。

别说现在——你现在要找人做木刻版，一万片都不知要花多少钱、多少精力；更不用说在那个物质极缺乏的时代，能做出五、六十万片，更是不可思议。而且这些木刻版一直到现在还不断被反复印刷。因为德格版的木刻版，很多是召集了当时最有学问、工艺知识最好的一些喇嘛一起制作的。

后面在艺术方面，大司徒仁波切画了非常多有名的唐卡，像释迦牟尼佛的本生传、印度八十大成就者唐卡，以及罗汉像、传承祖师像等，都极其有名。现在去八邦寺可能看到的，都是他当年留下的。如今在美国的鲁宾博物馆、西藏博物馆等许多地方，都有关于噶举画派的重要作品；像云南香格里拉博物馆里，也有很多当初大司徒却吉坚延(却吉炯内)大师监制、或他那个时代做出来的唐卡。

现在来看，这些都成了近现代所有噶举画派画师一定要临摹参考的范本。而且这些——刚才前面讲的这些——都是大司徒仁波切二十来岁时就完成的佛行事业，也非常不可思议。到三十岁之后，他又自己编著了一部诗学文法；这部语法书，到目前为止仍是西藏非常有名的一部文法典籍。

再过几年、木牛年时，他认定了第九世印降玛仁波切，等于认证了他上师的转世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去克什米尔，与当时克什米尔一位有名的班智达辩论；那位班智达甚至赞叹大司徒仁波切，说他一定得到了寂天菩萨的加持——只有受寂天菩萨加持，才能有那么广大的智慧与成就。后来，他五十岁时，依据藏医学典籍，制作出很多有名的藏药与甘露丸。

据说他当时做这些药与甘露丸时，天空也出现各种瑞相，那些药丸还会自然生长、飞出瓶外。这很特别——其实到现在，还有很多成就者制作藏药药丸，是用这种加持的方式做出来的。藏药除了一部分是靠矿石、草木或动物成分产生药性外，有些在当时环境中无法获得的药材，就靠佛菩萨加持。

所以藏医药里有一部分药，你现在用科学去研究，会发现他跟对治的病症没什么关系，但吃了就是有用——为什么？佛菩萨加持而成，这药自然产生了作用。康仓大师(却吉炯内)传记里也提到，他做一些母药后，让僧众一起修法加持，就长出一大桶药丸。

宝上师那里，也有类似这样做甘露丸、然后全部自己长满的，这种也很多。后来，大师尊者六十岁左右，去了云南那边——当时云南还算叫南诏国——在那里传播佛法，也在那边竖立了十三座寺庙。到六十三岁时，他到各地朝圣、闭关，又去很多地方降伏了很多天龙八部；在医学等方面也有极大贡献。

所以，在当时西藏的学界里，第八世大司徒被誉为「大班智达」(Mahāpaṇḍita)的称号。但这里我们看得到：大司徒仁波切一生其实没有那么多障碍。他跟仁强央格布(才旺诺布)是同一时代的人，可两人的人生完全截然不同——祂非常顺遂，仁强央格布却一辈子跌跌撞撞、事事有障碍。

但祂们之间的上师、弟子其实有重叠；大司徒仁波切与仁强央格布之间，也可算互为师徒，两人都彼此结了法缘。我们看传记里提到：当时祖师拜会了大司徒仁波切，而大司徒仁波切跟祂传法之后，又把祂介绍给一位成就者，叫「切昌娃」——切昌仁波切。切昌仁波切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：我之前也问了上师，上师说祂自己所找到的历史里，只知道那个时代切昌仁波切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师，但现在几乎看不到切昌仁波切的历史。

这类成就者本来就很多——因为大部分成就者都不会被名闻利养所诱惑，也有很多觉得没必要彰显自己的功德(从佛法角度看，彰显功德本就不符合佛法精神)。所以我们这种肉眼凡胎，若没有人刻意记录，就没法领悟、得知这些成就者过去的种种伟业，颇为可惜。但传记里确实提到：受大司徒仁波切的邀请与安排，仁强央格布去见了这位切昌仁波切，并在切昌仁波切座下，得到大手印、以及达波噶举的瑜伽法，还有——大手印上师瑜伽法的三种(广、中、略)解释、达波噶举的达波四法，以及五具大手印的广略两种大解释；尤其得到了胜乐耳传三如意宝的法门，以及其他各种不共法。

其他传记里也都提到这件事。当然，这么讲也没什么特别的——只是记录了祂在这段时期接受了很多教法。但对仁珍财旺诺布来讲，祂在这一段自己写得蛮详细：不管见了谁、得了哪些法门，祂都非常欢喜、非常在意这段时期的这些事。

要么是想见某位上师却见不到，要么就是这边一耽误、那边人家又圆寂了。而在祂二十来岁这段期间，接连见了好几位当时有名的高僧大德，也得到许多祂梦寐以求的法门，所以这段时期祂非常开心，对这些记录也写得很详细。仁珍财旺诺布自己也提到：得到这些法门之后……本来祂前一段时间，因很多事的影响，心比较

消沉，思绪也纷乱，甚至产生一些怀疑；但在接触了这几位大成就者、得到这些大手印教法的传授之后，祂内心就安定下来了，不再有那些顾虑与动摇。

经由这些修法、传法的修持，祂又达到了非常坚固稳定的境界。关于止观双运的这些修法，后来祂拿去和以前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所传的部分作比对，发现两人所传在意义、修法上很多部分完全契合，可以说毫无差别，因此祂非常欢喜，也对切昌仁波切生起极大信心。此后，祂又得到了柔必多杰大师的一些伏藏法——关于金刚手菩萨的法门，还有金刚手金刚持的四种灌顶等，总之都是柔必多杰大师各式各样的伏藏法。

后来，祂又去见了柔必多杰大师家族(应是柔必多杰大师之弟)那边的一位转世活佛，据说是「Ragash(仁格阿什)」大师的转世。这位仁格阿什大师，就是我们讲的嘎玛强巴仁波切(即噶玛恰美)。仁格阿什大师是藏传佛教史上著作等身的大成就者，与不动班智达(即麦彭仁波切)并称为藏传佛教史上著作最多的两位；只不过两人著作有别：不动班智达写的大多是论著，而仁格阿什、嘎玛强巴仁波切写的大多是仪轨，数量非常多。

尤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嘎玛强巴仁波切对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非常专精：祂的著作里，有非常多依据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的意涵写成的仪轨，包括供养龙王的仪轨、消除自然灾害的仪轨，以及降伏、安抚天龙八部的仪轨等，非常多，里面都讲明是依据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的意涵延伸出来的。其中有一部分，祂也提到是依据龙树菩萨所写的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注释里的意涵而写的文献，这方面很多。

所以说，对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研究最深的，应该就是嘎玛强巴仁波切。当然，嘎玛强巴的成就非常多，讲也讲不完；像祂所写的《极乐世界祈愿文》，已是藏传佛教史上公认最有名的极乐世界祈愿文，在过去，几乎所有藏族老人家(不分男女)都会念。总之，仁增强巴去见了这位邬金喇嘛——即嘎玛强巴仁波切转世的邬金喇嘛，在祂座下，得到了一些伏藏法传承：关于金刚手菩萨的，或说新取出的「除金刚手」——应叫「暴猛(忿怒)金刚手」的法门，以及狮面空行母修持的伏藏法。

四面空行母的伏藏法，其实在仁增强巴的传承里有很多特别的——像我们一般修的，是大圆满宁玛措年波大师传下来的蓝色四面空行母，这应该是流传最广的；而我们仁增传承里，另有一个特别的、由红度母化现的红四面空行母，跟噶陀的红四面空行也不一样，是仁增传承特有的，我们每年只在过年前修一次；还有一个，是宗萨仁波切——第一世宗萨钦哲(蒋扬钦哲旺波)——祂的伏藏法里，一部意伏藏，是虚空藏大师(南开宁波)的意传承(意伏藏)的白四面空行母。

这些都跟仁增强巴有关联，是很特别的四面空行母法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祂这中间其实还跟一些成就者有接触，只是没看到太多记录。

但在祂的著作全集里有记载：祂二十三岁时接触了很多上师、得到许多传法后，非常欢喜，又充满(感恩)之下，写了一篇记录——这篇记录，是祂对二十三岁以前给予祂所有重要传法的上师的一篇祈请文，叫《深获法教之上师祈请文》。里面从祂最根本的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(即「莲花大乐洲」)开始讲起，包含后面的索南德赞大师(噶陀的索南德赞大师)，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——不管是切昌仁波切，还是邬金喇嘛，还是前面那位苏曼巴大师，全都提到了。

里面还提到一些其他大师，有些不那么明确——比如讲到丘杰灵宝大师的一位转世，还有另一位叫「耶西尼美」的——这些讲得不很明确。但总之，祂在这篇祈请文里，最后面提到：二十三岁以前，总计起来，祂最重要的根本上师是两位，对祂有极大恩德的大恩上师是五位，与祂结上法缘的上师有十位，共计十七位——都是让祂非常感念恩德的上师。不过这篇文章比较可惜：祂本应是关于祂二十三岁这一时段很重要的历史记录，但这一篇，目前上师所集结到的文章是缺页的：只写了不到一半，只有开头一部分，后面部分好像没有(留存)下来，颇为可惜。

也许这部分，我们下次再研究看看，搞不好能找到其他资料。好，再看——在《才旺诺布法教全集》里，提到祂那一年、大约藏历九月时，在琼龙多杰扎这个地方，因祂一位弟子贝玛琼佩的劝请，写了一部仪轨——叫「马鹏(金刚手)三尊」的修法仪轨，即以马头明王、金刚手菩萨、大鹏金翅鸟三者合修，合称最威猛的三尊。据说修这部仪轨，可以防毒、防虫、防瘟疫等，有很多特殊功效。

当然，这马鹏金刚手法门本来就很有名，只不过这是才旺诺布依此写下的一部法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